

海鷹

陆柱国、张逸民 編劇
王 軍、聞 达

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

海風
Hǎi Fēng



海風文學叢書

电影文学剧本

海

鷹

陆柱国 张逸民 編剧
王 軍 聞 达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9·北 京

内 容 說 明

电影文学剧本“海鹰”描写的是我人民海軍在海防前綫对敌作战的英勇故事。代号“海鹰”的魚雷快艇队在民兵的协助下，在无人敢近的鬼嶼伏击敌人的运输艦，他們以正义吓退了护航的美国軍艦；在惊險的海战中，他們击沉了敌运输艦中正号，而我海鹰一号也身負重創。这时，一艘护航的敌炮艦追上来，妄图生俘我海鹰一号，正在这紧张时刻，沉着的战士排除了魚雷发射管的故障，向逼近的敌艦发射了最后一枚魚雷，击毀了敌艦尾螺旋桨，但机艙里灌满了水的海鹰一号也渐渐下沉了。英勇的海軍战士在艇长张敏的领导下团結一致，在惊涛駭浪的大海中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与落海的敌人奋力作战，夺得舢板，重新投入战斗。终于和民兵們以及来援助的快速炮艇部队一道俘虜了击伤的敌炮艦，胜利返航。

剧本題材新穎，情节引人。它歌頌了我海軍战士的英勇无畏和团結友爱的阶级感情，也表現了我們人民的豪迈感情和英雄性格。海軍战士的形象在这里表現得栩栩如生，各具性格，这是一个較好的电影剧本。

海 鷹

陆柱国 张逸民 編劇
王 軍 聞 达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金銀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$1\frac{3}{4}$ • 字数 39,000

1959年5月第1版

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9,300册 定价: 0.17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151

黎明的海面。旭日将升，朝霞似火。海燕低掠着波涛的峰峦。

剧烈的炮声。弹雨激起了粗大的水柱，水柱高高地托出了片名：海鹰。

片头字幕在隆隆的炮声中，在海洋的咆哮中移动着。

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。四组鱼雷快艇，在水柱林立、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猛冲过来。

歌声起：

风驰电闪，强弓飞怒箭，
海疆百战，浑身都是胆，
鱼雷烧红东海水，
波涛写下英雄赞……

一条水柱倒向用白漆写着“1001”的快艇驾驶台。海水好象给艇长张敏的黑色维音帽上、银灰色的出海服上，镶嵌了无数颗灿烂的珍珠，他甩了一下头，把面孔伏向瞄准器。

低空一声爆炸。瞄准器被打坏了，张敏的右鬓负伤，鲜血流出。他咬了咬牙，右手把住舵，笔直地伸出了左臂，代替瞄准器；他闭上右眼，左眼的目光顺着手臂向敌舰瞄准。他脸上的鲜血被疾风吹得横流，身旁的竖天线也被疾风吹得弯成了弓形。这使人感到，他好象一尊精工雕塑的英雄象。

张敏的左侧，身材高大、面色黧黑、粗眉大眼的水手长李雄，动作迅速地把一面蓝白色信号旗，升上艇桅。

高高翘起的艇首掀起了壮丽的水翼。

鲜红的国旗和蓝白色信号旗，在几乎被巨浪吞没了的艇桅上，刷刷飘动。

炮弹在艇的周围降落着，爆炸着……

慌乱射击的敌人运输舰纵队。

殿后的运输舰“中正号”，驾驶室里，鬢髮斑白的敌上校舰长痉挛的面孔，转向又黄又瘦的舵工：“右舵十五！”

满头大汗、面色惨白的敌舵工急转舵轮。

“中正号”舰首一偏，驶向另一艘运输舰的右舷。这艘军舰甲板上的水兵向“中正号”跺脚咒骂，“中正号”舰长沉思似地闭上眼睛。

鱼雷出膛时的巨响。

一声爆炸，“中正号”左舷那艘运输舰中雷了。“中正号”舰长睁开眼睛，一条鱼雷从舰首前面穿过去。豆大的汗珠立即从他的额上滚下来，他迫不及待地亲自下手推俵钟。

“中正号”全速逃命。它从即将沉没的运输舰旁边通过。它从呼救的人身旁通过。

“中正号”舰长侥幸地喘了口气，心有余悸地望着渐渐离远了的快艇。

快艇在一直延续下来的男女混声合唱中凯旋了。

水手长李雄熟练地往张敏的额上缠着绷带，张敏那付被烟熏黑了的、带着血迹的脸上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胜利的笑容。他的双手灵活地操着舵轮。

晴空万里，朝阳灿烂，碧海无边，银鸥飞翔。

张敏灵活地操着一辆敞篷吉普车的方向盘。他脸上的血迹、油迹全都洗净了，而且刚刚刮过胡子。海军帽下，露着綳带的白边。他穿着雪白的海军服，上尉肩章在他的闊肩上閃閃发光。这使他显得更加年青、英俊、威武。

他推了一下油挡。

吉普車在野花盛开的崎岖山道上，象脱韁的駿馬似地飞奔起来。嘹亮的汽車喇叭声，回蕩在山谷之中。

山半腰，象蜂房一样密密排列着窑洞。洞口，竖着一座座土高炉。火光熊熊，前綫居民正在炼鉄。

一个洞口附近，架着几支步枪，岩石上晒着魚网。一株树上吊着一个很大的炮弹壳。

吉普車喇叭的一声长鳴。

土高炉旁边，一位青年望着远处。他向身旁一位身材魁梧、满脸紅光的赤背老人說：“吳大伯，看！誰来了！”

吳大伯双手拭着胸前的汗，喜形于色地回答：“嗨，大概是女婿回来了！”于是，从石块上拿起一件白衬衫，披在肩头：“我接他一接。你看好炉子！”

张敏对着风挡上的小鏡，理了理衣領，正了正帽子，下了吉普車。

吳大伯含笑走来：“张敏！”

“爸爸！”张敏快步迎上去。

吳大伯望着张敏露在外面的綳带：“負伤了？”

张敏搖了搖頭：“不，是碰伤的！爸爸。”

吳大伯：“嗯，碰伤！你这次回来是养伤的吧？”

张敏：“首长請你！”

吳大伯止步：“請我！請我干什么？”

张敏小声回答：“請你去当軍师！”

吳大伯发牢騷地說：“連民兵都嫌我老，不要我，我对你們还有什么用？我又不会放魚雷！”

张敏：“到指揮所，你就知道了！玉芬呢？也讓她去！”
他的目光搜索着前面。

吳大伯：“玉芬？七天不跟我照面了！她在羊角山。”

张敏：“那我先去找她，回头再接你。”

吳大伯：“先对我說一說，你急什么？”

张敏：“爸爸，任务太急！”他轉身向吉普車跑去。

远处传来鐘声。

吳大伯担心地囑咐：“小心点，敌人要打炮了。”

张敏扭头：“沒关系！”他跳上了吉普車。

鐘声，各种各样的警鐘都在敲：不知从那个庙宇里搬出来的神鐘；挂在树枝上的炸弹片和炮弹壳；挂在三角架上的空气气瓶……。妇女們抱着小孩进防空洞，田里的农民跳进交通沟，一个紅領巾对着喇叭高喊：“注意防炮囉……”

张敏的吉普車开动了。

三

爆炸声。由弹着点升起了尘土、碎石。

烟霧瀰漫的滨海山坡。我方炮陣地上，海岸炮正在猛烈地还击敌人。

一个年輕的短髮姑娘戴着一頂鋼盔，斜挎着一支手枪，沿着残缺的交通沟飞奔。她的头頂上弹片呼嘯，碎石如雨。她猛然扑在地上，双手熟練地去接断了的电綫，一顆炮弹落在她身边，烟霧籠罩了她，但，很快，她又滿身泥土地从烟

霧中鑽出來，繼續前進了。

她又出現在一個炮工事里，她那沾滿灰土的臉上又添了一道黑煙，她正在幫助炮兵裝填炮彈。

穿着汗濕的水兵衫的炮長，把聽筒緊壓在耳朵上，他舉起了拳頭：“預備——”

就在此時，炮口附近一聲爆炸，負責拉火的二炮手負傷了，那位姑娘立即補上了這個空位置。

炮長放下拳頭：“放！”

姑娘用力拉火。

炮彈出膛的火光。

激烈的炮戰。漸漸地，敵人的炮火冷落了，我方的陣地上連一個爆炸的煙柱都找不到了。

“暫停！”炮長喊了一聲，放下耳機，他向那位姑娘說：“把敵人壓下去了！休息休息！”

姑娘摘下鋼盔，在面前搗了幾搗：“我們民兵還要搞工業生產。敵人給我們送來了多么好的煉鋼原料啊！”於是她又戴上鋼盔提起早已準備好了的竹筐，向旁邊的一個男民兵喊：“走，老王！我們抓緊時間撿點美國炮彈皮去！”

膀粗腰圓的民兵老王跟着她走出炮工事，老王舉起一個很大的海螺殼，放在嘴邊嗚嗚地吹起來：“民兵注意——開始撿炮彈皮囉！”

又是海螺殼的嗚嗚聲。

吉普車的喇叭聲。

張敏煞住車，喊道：“民兵同志！”

幾個民兵剛剛挖出了一個完整的炮彈頭。那位戴鋼盔的姑娘贊賞地用指頭輕輕彈了它一下：“回回爐，保證是優質鋼。”

民兵們哄然的笑聲。

“民兵同志！”張敏高聲喊。

帶鋼盔的姑娘吃驚地轉身。

張敏：“你們連長在哪兒？你們連長……”

姑娘又象生氣又象開玩笑地回答：“你說在哪兒？”

一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張敏立即跳下車：“玉芬！”

民兵老王向另幾個民兵呶了呶嘴：“轉移新陣地！”民兵們提着筐子、扛着麻袋走了。

玉芬把鋼盔向後推了推，看着跑過來的張敏：“打了個勝仗，連人都不認得了！”

張敏抱歉地伸過手來。

緊緊地握手。

張敏：“我們首長請你去！”

玉芬：“我們首長知道不知道！”

張敏：“放心，我不會綁你的票！”

玉芬扭臉喊：“老王——”

老王在遠處調皮地回答：“人多了，要暴露目標！不方便哪，連長！”

玉芬：“我有事情要走，你告訴指導員一聲！”

老王揮着手：“走吧，連長，走吧！沒問題！”

玉芬又轉向張敏，指了指瞎火的炮彈頭：“把它也帶上！”

張敏把炮彈頭抱起來，玉芬提上裝着彈皮的竹筐。兩人向吉普車走去。

玉芬：“今天的成績不大！敵人的炮彈越打越少了！”

張敏：“敵人的彈藥庫恐怕象叫化子口袋那樣空了！再過幾天，我就心你們連一塊炮彈皮都撿不到手！”他把炮彈頭放在車上，彈了彈胸前的灰，“看，什麼陳谷子爛芝麻，

把生了锈的炮弹都搬出来瞎放，它怎么响得了呢？”

张敏上车。玉芬把钢盔丢到竹筐里，坐在张敏身后的座位上。

车子开动。玉芬默默地望着张敏头上的绷带。

张敏从风挡上的小镜里，看了看玉芬：“没什么，碰伤！”

玉芬微微一笑：“知道！以后小心一点，别再碰着了！”

车轮在弹坑重迭的焦土上行进。它谨慎地绕过一丛残存下来的野花，它从一棵被烧黑了的相思树旁边经过。

车上的玉芬，斜倚着座位睡熟了！

战场上的风，吹拂着她那散乱的短发，吹拂着她那困倦的面孔。

四

会议室。人们围坐在桌旁。其中有张敏、玉芬、吴大伯。

海军上校的指头轻轻点了下桌面：“同志们，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敌人的运输舰队护航！”

吴大伯不能忍受地跳起来：“那就‘直接’揍它！让美国军舰也带几个窟窿回去！”

“爸爸！”玉芬制止父亲。

吴大伯：“干嘛？既然请我来了，我就要发表意见。你们民兵连就知道捡炮弹片，有出息，跟快艇出去，逮一个活兵舰回来！让我好好炼它几炉钢！”

在哄堂的笑声中，张敏捧着一杯茶给吴大伯：“别生闲气了，爸爸！”

吴大伯接过茶杯，这才不说了。

上校忍住笑：“美国軍艦护航，我們要打得更有名堂一些。我們打在蔣介石的身上，痛在美帝国主义的心里！如果他敢動我們一指頭，我們就要砍掉他整個臂膀！”

吳大伯“碰”的一聲放下茶杯：“打！什麼美國兵艦，他們象磨房的毛驢，就會嗅嗅叫，可是一上陣就拉稀……”又一陣哄堂大笑，淹沒了吳大伯下面的話。

五

停靠碼頭的“1001”艇的甲板上，水兵們也在大笑，碼頭上，人們在推魚雷、滾油桶、裝煙幕。洒出來的固體煙幕，變成團團白霧。離“1001”艇不遠的另一條快艇，正在裝雷，吊杆上吊着的魚雷徐徐下降。

帶着上士領章的水手長李雄在水兵們的笑聲中繼續講他的故事：“……我只好帶上口罩，把那個美國兵從毛坑里拉出來，你們不知道，那股子臭味啊，嘿，嘿！”他的大手掌在皺起來的鼻子前面來回搥着。

滿身孩子氣的槍炮手馬如虎，笑得雙手捧着肚皮，兩只腳還不停地躁着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”

瘦瘦的輪機長劉濤，拿着油污的棉紗，從機艙口探出身子：“馬如虎，你幹什麼？小心把我的機艙蓋給踹塌了！”

馬如虎擦着笑出來的眼淚：“水手長給我們講紙老虎的故事呢！有意思極了！”

坐在發射管上的小胖子魚雷手插嘴：“輪機長，你也給我們來一個美國兵的笑話！”

正在擦望遠鏡的李雄說：“算了吧，小胖！你燒香找錯廟門了！請輪機長講講政治還差不多！”

劉濤瞟了李雄一眼：“政治，我也不會講！”他說着縱身從艙口跳上了甲板，“你們艙面上這麼消閑，我們輪機部

門想学习学习你們的快速工作法！”

李雄往望遠鏡的鏡頭上哈了一口氣：“請檢查吧！”

劉濤伏下身子，腦袋鑽進了發射管。

李雄向魚雷手示了個眼色，小聲問：“怎麼樣？”

魚雷手滿有把握地搖一搖頭：“沒有問題！”

劉濤站起來：“小胖！我們多少人拼老命，就為了這兩條雷！到時候要是放不出去，一切都算白搭！”

魚雷手鼓着腮幫回答：“放不出去，我用腦袋也要把它頂出去！”

劉濤：“你再進去瞧瞧，里面象老包臉一樣，一道黑，一道白的，你還有心思听笑話！到時候，我看着你用腦袋頂！”

魚雷手吃驚地跳起來：“什麼，輪機長！”

李雄的臉變得紫紅：“小胖！進去！再擦不淨，我把你當魚雷發射出去！”

魚雷手馬上剝去上衣，光着膀子進了發射管。

劉濤又向馬如虎說：“小馬，你的炮檢查過了？”

馬如虎：“檢查過了！”

劉濤：“炮彈呢？”

馬如虎：“一發一發檢查嗎，輪機長？”

劉濤：“一發一發檢查！最好你在每一發炮彈上，都薄薄塗一層機油！別打起仗來卡了壳！”

馬如虎回答一聲“是”，向後甲板走去。

听笑話的前槍手，也爬上了炮座；電訊手咳嗽了兩聲，跳進了駕駛室。

李雄尷尬地笑着。

劉濤：“李雄同志！咱們艇上，除了艇長，只有你和我

是黨員！我們要以身作則。戰備工作，一點也不能馬虎！等一切都準備妥當了，你講三天三夜笑話也沒有關係！”

李雄：“老劉，都怨我！在小組會上，我檢討！”

劉濤：“這有什麼檢討的？你剛才講笑話是存心讓戰士們藐視美帝國主義！這也是‘政治’，不是嗎？哦？”

劉濤也笑起來了！

六

會議室。桌子上現在擺着海岸和一些島嶼的模型。

海軍上校向站在他身邊的吳大伯說：“太伯，你老人家看！”

吳大伯皺着眉，吃力地俯身看着。

上校指點着模型：“這是東，這是西，這是南，這是北。這是台灣，這些插藍旗的地方，是敵人；上一次，從台灣來的敵人運輸艦，在這一帶吃了個大虧，這一次，他們必然從南邊遠道……”

吳大伯打斷了上校的話：“首長！我不會看圖，也不懂兵法，你直截了當地說吧，讓我幹什麼？”

上校：“我們有個困難，要請你老人家幫助解決！”

吳大伯不在乎地一笑：“什麼困難？首長，不是我誇口，只要搭好了梯子，我敢上天去給你摘一筐星星！”

上校：“我們準備在敵人的交通要道上，埋伏下一支部隊，等敵人的艦隊一過來，我們出其不意地從他們背後殺上去！讓他們想跑也跑不掉。”

吳大伯：“太好了！在什麼地方打埋伏？”

“就在這裡！”上校指着敵占島嶼東南方的一堆礁石。礁石眼前標着“鬼嶼”；“鬼嶼”的南邊入口，標着“鬼牙灣”。

吳大伯咬着自己的胡子，好久不吭聲。

上校期待地望着吳大伯。

玉芬：“爸爸，你發表意見啊！”

吳大伯搖搖頭：“鬼嶼，不行！那里流急、風大、漩渦多，暗礁更多。俗話說：‘捨得千條命，才敢在鬼嶼停一停。’又說：‘進了鬼牙灣，上了閻王殿，不是下油鍋，就是上刀山！’祖祖輩輩，沒有人敢到那里去！”

張敏：“爸爸，你不是去過嗎？”

吳大伯恍然大悟地笑了笑：“啊！我說為什麼會請我當‘軍師’呢，原來是你出的好主意！”他又看着上校：“不錯，四十年前，為了逞強我進去過一趟，可是，連我也不知道，我怎麼能活着出來！”他沉思地望着鬼嶼的模型。

四十年前的險遇又浮現在吳大伯的眼前：鬼嶼的模型變成了真正的礁石，一只小漁船在巨浪的打擊下，猛然撞在礁上，漁船破裂。

青年時代的吳大伯，只身跳進海里。駭人的波濤一次又一次地吞沒了他，他一次又一次地掙扎着從浪中鑽出來。最後他抓住了礁上的石頭，然而已經沒有力氣爬上去了。他的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都往外淌水；浪打着他，礁上鋒利的海蠣子割着他的臂膀、胸膛；他昏迷地閉上了眼睛……

吳大伯睜開眼，嘆了聲：“不行，不能冒險！太可怕了！”

張敏：“爸爸，四十年前你不怕，現在怎麼又怕起來了？”

玉芬：“剛才還口口聲聲說什麼要摘星星呢！”

吳大伯：“好哇，你們小兩口聯合起來攻擊我這個老頭子！首長，你這個會議安排得也太絕了！”

張敏：“首長，我們自己想辦法，反正不能眼睜睜地看

着美国軍艦护航成功！”

玉芬：“首长，我們民兵給快艇開闢航道！既然有人四十年前去过，我們現在更能进去！”

上校生气地皺起了眉头：“你們瞎嚷什么！大伯，凭你老人家的海上經驗，如果把部队带进去，我們这个仗，最少也算打赢了一半了！”

吳大伯不声不响，离开了模型。他低着头，一手抓着前額，慢慢地踱步。

张敏和玉芬会意地相視一笑。上校向他們搖了下手。

人們都看着大伯。

吳大伯猛然停下。他轉过身来，握紧了拳头：“我这把老骨头拼上了！我去！这一次只要我活着，快艇就能进鬼屿！”

上校走过来，欠身和吳大伯握手：“我代表全体水兵，来感謝你老人家的支援！”

吳大伯：“首长，你們的碼頭搬不进去，怎么办？”

玉芬：“你放心，爸爸！部队要人有人，要船有船，我們民兵給快艇当活动碼頭！”

吳大伯問上校：“首长，什么时候开始干？”

上校：“越快越好！”

吳大伯：“到鬼屿去的快艇，誰带队？”

上校：“张敏！”

吳大伯自豪地：“我們全家都去啦！”接着他又幽默地說：“不过我該听誰的？女儿的？女婿的？”

上校：“他們都听你的指揮！”

吳大伯向着玉芬儼然以指揮員的身份說：“連长同志，帆船准备出动！”

玉芬立正：“帆船准备出动！”

吳大伯又向張敏：“沒有我的通知，快艇不能接近鬼
嶼！”

張敏也立正：“是！”

上校：“大伯，祝你們全家成功！”

七

夜，星星象閃爍的磷火。

海面。起伏不定的波濤上，飛濺着朵朵白色浪花。

鬼嶼的剪影。

鬼牙灣。險惡的礁石，犬牙交錯。急流，漩渦，打在礁
上的浪頭。

海螺殼的嗚嗚長鳴。

玉芬站在一個暗礁上吹海螺殼。海水淹住了她的膝蓋，
浪花打在她的頭上。她身邊的民兵老王和另外幾個人扛着竹
篙。

數不盡的海螺殼聲在響應着。

另一塊礁石。吳大伯的胡子上往下滴着海水。他左手掀
開水濕的衣襟，右手把一只罩着紅布的手電筒，舉在胸前，
按了三按。

“準備進港！”駕駛室里的張敏喊。

“1001”艇甲板。李雄、馬如虎、小胖子魚雷手和電訊
手等人穿着救生衣，握着撐杆，緊張地站在艇舷。

四條快艇，緩緩行進。

吳大伯把胸前的紅燈繞了幾圈。

張敏小心地轉舵。